昭代典則

明代典則卷十五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纂

吳郡陸翀之訂正

書林周曰校刊行

英宗睿皇帝

丙辰正統元年春正月帝御經筵

時中官王振用事。考功郎中李茂弘。嘗言可憂者。君臣之情不通。今經筵進講。不過應故事以粉飾太平。而朕隔冢莈（ ）求必無意外之虞也。遂抗章致仕去。

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翺鎮守陝西〇三月賜進士周旋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〇命行在兵部左侍郎柴車參贊

陝西軍務

先是虜酋孛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涼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眞之法又劾奏寧夏守將失作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卓公嚴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仍以白金文綺賜之

陞應天府尹鄭埜爲兵部左侍郎○夏四月河北旱蝗遣工部侍郎邵旻督捕之○五月初設提學憲臣南北直隸御史各一員各省按察副使或僉事各一員專敕責成不許巡按御史侵越

以薛瑄爲山東提學僉事○勑諭都察院及各處按察司

勑曰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綱紀之任凡政事得失軍民休戚之所當言糾舉邪惡伸理冤枉亦宜所當為比之憲官所係甚重近年以來未盡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諳或逞小人以張威福或搜細過以陷良善甚至假其權位貪圖賄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無伸而風紀之道遂致廢弛自今監察御史有濫贓及失職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糾舉黜退按察司官有濫贓及不稱職者令按察司使及同僚糾舉黜退仍令吏部今後初任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官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跡奏聞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

贓濫及不稱職者。舉者同罪。爾等其欽承勿怠。

六月陞江西左布政使陳智爲行在右都御史○秋七月

徙封襄獻王於襄陽淮靖王於饒州○九月内閣張瑛卒

○冬十月死刺脫歡與其部茵朶兒只伯讎殺○十二月

命兵部尚書王驥巡視陝西諸塞

先是鎮守平凉等處都御史羅亨信與都督趙安率岷

洮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揮安敬議

逗留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糧不繼爲解亨

信劾貴敬等老師玩寇侵尅軍餉乞正罪以振軍法上

乃勑王驥巡邊整飭軍務許以便宜行事

丁巳二年春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孔子

[illegible][illegible]○丙辰八月行在左都御史顧佐致仕
是年佐考察罷御史邵宗宗九載滿從吏部上爲原宗
詣闕訟佐佐請老去家居十餘年卒佐性嚴重守正嫉邪
人知斂戢以按察[illegible]之去
六月陞任僉都御史富程李
稱以御史陞福建按察使爭理冤濫懲貪墨抑豪強直
介然亦不可干以私泉州人有李姓者妻吳美舊與富
姻洪私李謂官廢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之道中幷殺
其經畀賂過林李宗人訴之郡郡得賂反坐李宗人誣
又訴按察司司得賂如郡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蹤跡
其詐一訊林即服[illegible]富人詐初無子後見子已而妻有

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巳子。許以兄子言妾子。非許子也逐去盡奪其資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穆自幼擧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淡力學博經史嘗大書座右云得菜根百事可做比入官請寄不行問遺並絕義色正詞淸心寡慾蒞政臨民外嚴內恕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官中外三十餘年。家無餘貲。没不能斂

秋九月脫脫不花遣人貢馬厚賜之○虜酋朶兒只伯入掠甘涼命兵部尚書王驥總督陝西軍務禦之

時朶兒只伯數入塞寇掠甘涼。命驥總諸軍。與史官勅西近。至軍中。大會諸將轅門問將校畏敵不畏罪令皆

誰是茲諸將伏地仰面齊應曰都指揮安敬驍立精敬斬較門遂大閱士伍定更番減輸帆飽士調馬蓄銳待虜虜至莊浪即授方略遣出戰稍捷虜引去未幾虜復至驍馳至甘州簡副將蔣貴率精騎追擊飛貴曰努力破賊樹功名否無相見繼遣趙安率兵由東涼州逾白鴉狐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虜石城兒泉與戰虜敗尚數窺邊近驍曰虜未大衂不畏我不退去我罷於奔命遣諜知虜巢所在復用貴先鋒驍率兵與都督任禮等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俘虜人畜數千朶兒只伯率數十騎遠走尋以功驍金幣召溫州知府何文淵為行在刑部右侍郎○令三品以上

京官薦擧任方面郡守者

洪武永樂間方面郡守皆令吏部選除至宣德時以藩臬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故令大臣擧保行之既久公道者少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譏乃請復洪武永樂故事上命内閣議之楊士奇請仍從保擧之例故有是令

戊午十三年夏四月宣宗章皇帝實錄成進楊士奇楊榮少師楊溥少保武英殿大學士王直王英並禮部左侍郎李時勉錢習禮爲翰林學士〇五月江北大水

五月江北大水直隷淮楊地方被災鹽課虧少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之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

府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臨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
准作次年預納秋糧其米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
分上納即照時價給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
民得食米上下賴之

追復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官

河南參政孫原貞奏故汜水縣典史曾泉始由進士任
御史以事降黜自宣德六年到任廉謹勤能課農勸學
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俗醇訟簡然
其所以裕民者不過用民力因地利以阜其財厚其生
耳聖明在上郡邑率多俊乂然求其如泉者不多得也
臣至其邑泉已沒三年民之懷惠至今稱之乞勅該部

覈實原其過名追復其官以爲天下士風之勸從之

六月大學士楊士奇等請清解發戍從南北所宜詔廷臣議行之

楊士奇楊溥楊榮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其地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發戍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鄺埜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恐啟弊端咎將誰歸竟寢君子謂三楊之

議是矣。未免猶以專祠爲嫌。而不果於行。若郎瑩則瑩自守而不達時宜者也

秋八月順天貢院災

翰林侍講學士曾鶴齡主考順天鄉試初試之夕。場屋火試卷有殘缺者。有司懼罪不敢以更試爲言惟欲請葺場屋以終後兩試鶴齡曰。必更試然後滌百弊以昭至公不然。雖無所私。此心亦欺。朝廷可惜一日之費不成此盛舉哉有司具二說以進。命下悉如鶴齡所言。人皆懾服。是科稱得士云

冬十月召王驥還京。兼大理卿掌兵部事封蔣貴爲定西伯。任禮爲寧遠伯趙安爲會昌伯。○陞柴車兵部尚書仍

贊理陝西軍務

車盡心邊務數糾劾將佐欺玩或怵以後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耶同事者毋不悅其所為車亦惡其宴樂忽大計遂斷酒肉澹泊以自處凡宴樂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據理守正凡有功賞雖勑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都指揮后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復以為請上宥之車反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覆皆請罷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賜白金文綺仍進尚書

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叛○十一月以陳敬宗為南京國

子祭酒
己未四年春正月遣刑部主事楊寧往麓川諭思任發不聽○二月大學士楊士奇展墓尋還朝○三月賜進士杜鼎等一百人及第出身有差○逮湖廣巡按御史傅新下錦衣獄尋釋之
新按湖廣益持風紀上言遼王滅絶天理瀆亂人倫數事上怒遣官校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白覺廢爲庶人乃宥新改南京雲南道御史尋陞福建僉事
夏四月倭奴大寇浙東
先是日本來貢人船刀劍不奉約束宣宗諭使臣後貢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千續來貢如約

東受之及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弔祭嗣王遣使貢謝
自後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矯云入貢貢即不如
期守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即
後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即肆出
殺掠滿載而歸宣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間貢稍如
約遂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
是年寇大嵩入桃渚官庾民舍焚刧一空驅掠少壯發
掘塚墓束孩兒竿柱上沃之沸湯視其啼哭拍手笑樂
捕得孕婦村度男女剖視中否爲勝負飲酒荒淫穢惡
至有不可言者積骸如陵流血成川城野蕭條過者隕
涕於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臣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

修戰艦合兵分番屯駐海上寇盜稍息

五月命黔國公沐晟率兵討麓川思任發都督方政力戰殁之晟遷至楚雄卒○召山東右布政使王質爲戶部右侍郎○六月京師大水令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濤存問賑恤

勑曰朕承祖宗大統奉順天道以父母斯民爲心用圖安集夙夜匪怠今年五月以來天雨連綿潦水泛溢京城內外官員軍民房屋有多圯塌低窪者盡行渰沒被水軍民老幼徬徨無存身之地應有爲水所溺爲墻屋所壓而死者困迫已甚而雨猶未止洪範庶徵實由人事靜思厥咎深切于懷爾戶部委侍郎吳璽順天府委

府尹姜濤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及有人口壓溺死者具奏量加賑恤工部委侍郎邵旻都察院委僉都御史曹翼六科其推舉廉正給事中二員一同踏勘京城內外高爽之地及比先營造廠房今可歸併者斟酌歸併以其地分給軍民居住工匠有見係在官今房屋為水柵塌者免役兩箇月使之修葺璽等受朕職任宜體朕仁民恤患之心毋徇請託毋肆欺蔽必公必正使民生得所天意協和庶副朕之委任欽哉

戒諭南京諸臣修省求直言

皇帝勑諭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參賛機務兼戶部尚書黃福及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官朕承大統夙夜

祖宗惟天惟祖宗付託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以來停罷
一切徵斂除逋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今歲以
來災沴數見京畿尤甚兼以各處水旱相仍軍民困苦
洪範咎徵皆由人事此蓋朕不德所致也修省兢惕勉
圖善道爾等皆與同休自今其體朕心以敬天愛人為
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至公絕私者善
政之要欽哉勗哉無懈朝夕庶幾以回天意以固宗社
生民之福爾等尚亦有利哉凡軍民一切利病及今可
以濟時艱患除奸去弊之事許諸人指實直言無隱

翰林院編修劉定之應詔陳言留中

翰林編修劉定之上言十事一言號令之出宜求其大

公至正、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爲苟且。二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淸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漸分其類、移置南地。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五言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六言武臣子孫、宜習韜略。七言守令之官、宜詳加察。八言安富恤貧。九言丁憂宜令終制。十言宜遏僧尼。疏留中不下
陞蘇州知府況鍾、吉安知府陳本深、各正三品俸。以其循良之政、特一時冠也。○命都御史王翺巡撫四川、參贊軍務。○秋八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廢遼王貴烚爲庶人
先是、府臣爲貴烚乞加祿。上言、前王得罪朝廷、太祖將

加原貸削其儀衛止與校尉三百人仁宗命令王嗣位
加祿得支二千石宣宗又與旗軍三百人朝廷親親已
至王於庶母諸弟寡恩府臣不聞匡正直爲王請加祿
不允至是坐絕滅天理瀆亂人倫廢爲庶人
命戶部遣官平糴倉儲修復水利
楊士奇等上言堯舜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
困瘠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
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斂又相其地開
濬陂塘修築堤堰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
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
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

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豈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堤堨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爲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也命戶部急行之

十一月造渾天璿璣玉衡簡儀○降福建僉事廖謨爲府同知

福建僉事廖謨杖死驛丞楊溥欲坐以償命楊士奇欲擬以因公致死互爭不決請裁于太后王振因而進言謂溥與驛丞同鄉士奇與僉事同鄉未免皆有私意償

命過重因公過輕宜對品降僉事爲府同知太后韙之
自是振漸撓內閣之過而權歸掌握矣○按自古小人竊柄必覘上行事偶以一二中其肯綮然後以漸入之王振蓋其故智也

十二月徙荆王憲於蘄州○刊布憲綱于中外諸司

朝廷建風憲之任耳目綱紀之寄所以肅百僚而貞百度也憲綱之書肇於洪武厥後官制不同所宜因而改畫而中外憲臣往往有任情增益者我皇考宣宗章皇帝臨御臣下屢以爲言遂勅禮部同翰林儒臣考洪武舊文而申明之并洪武永樂以來祖宗所考風憲事體著在簡冊悉在其中永示遵守而益之以訓戒之言凡

出臣下所自增者已削去之書成先皇帝上賓未及頒行朕嗣位之初切以風憲爲重勑有司嚴選務在得人今外之憲臣復以憲綱爲言朕今於先朝所考之中以見行事宜爾禮部卽用刊印頒布中外諸司遵守爾都察院其下各道御史及在外按察司官欽遵奉行其洪武以後憲綱凡係臣下自增者不用敢有故違必罪不恕欽哉

庚申五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參贊機務少保南京戶部尚書黄福卒

福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爲君子斥奸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偉

日知何處惟有群鴉早晚朝。

癸亥八年春正月以王直爲吏部尚書○以王英爲禮部左侍郎馬昂爲刑部右侍郎諷吏部侍郎魏驥於禮部○

夏四月雷震奉天殿

勅勉群臣曰朕以菲德嗣承祖宗大統國家事重負荷惟艱顧顧之誠不遑夙夜茲五月二十四日雷震奉天殿鴟吻上天垂戒厥有所由朕省躬思過内懷惧切於心以勉圖自新夫朝政得失亦惟爾文武群臣是賴豈朕一人所能獨理顧茲災咎之由豈祀典之官誠有弗至歟養民之職政有失當歟軍旅之臣令有過苛歟銓選之任進退有乖歟賞罰之行明公不足歟至於刑罰

之過尤干陰陽之和訴冤有司抑而不理指告有禁違例故行或操已不潔受人賄囑或昏懦不明爲人脅制枉誣平人傳致其罪冤苦之聲充於囹圄上天降譴寧不由斯爾群臣皆同國休戚即革心改慮勉劾自新掌祀禮者務隆誠敬職養民者務惇仁厚治軍旅者務存寬恤任銓衡者務須正直持風憲者必秉至公存大體保善去邪毋苟徇私進退賞罰之官猶須持廉秉公心存忠厚見繫之囚但曾經訴冤者悉與辯理有議擬過重者亦與清減務歸至當必使服心乃可回天意自今刑罰務存平恕庶幾以輔朕于治經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爾等勉之如不遵朕言不悛前過不有陽責必

已自後無人敢復祖宗之舊迄今遂爲定制
辛酉六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以定西侯蔣貴爲征夷將軍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郎中侯璡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二月命僉都御史王翺鎭守陜西○大學士楊溥展墓還朝○夏六月陳智免以王文爲右都御史○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十一月定都北京除行在字
十一月定都北京上御奉天殿朝群臣大赦天下詔京師各衙門除行在之稱永樂初議遷都設六部等衙門各稱行在十八年定都于北除行在二字其舊在南京

者加南京二字洪熙初仁宗欲都南京而北京各衙門復稱行在至是宮殿完仍定都北京復除行在二字遂為定制

蔣貴王驥等進攻麓川思任發走緬甸遂旋師○右副都御史吳訥致仕○閏十一月以李時勉爲國子祭酒○十二月脫脫不花及脫歡子也先遣使貢馬

壬戌七年春三月賜進士劉儼等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論麓川功封蔣貴爲定西侯王驥爲靖遠伯侯璡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郎贈方政威遠伯謚忠毅

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縣統兵十五萬轉輸

半天下。至雲南大暑。衆請且按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部署至金齒分三道擣上江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柵乘勢力戰斬首五萬。賊退走保險拒我我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其象陣馬鞍山思任發遁發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僭新王驥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南俾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縛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封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世指揮同知。
命僉都御史王翺提督遼東軍務○夏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少師工部尚書吳中卒

吳中奏對聲音宏亮丰姿篤厚望之者知爲享爵祿之器但貪財鉅萬嬖妾數十人而其妻素嚴正中憚之不敢犯一日閱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草耶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妄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爲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恚強笑容而巳

秋七月吏部尚書郭璡罷

璡在吏部嘗值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乞去謝天龍璡獨不可曰主上冲年請輩皆先朝委任受寄託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修

政過。璡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
是其言疏上盡留諸大臣至是請老璡秉銓十四年名
不及蹇義然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譽之士雖爲内
閣所侵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九月始置太倉銀庫○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
太皇太后遺誥吾自洪武中配仁宗昭皇帝三十餘年
爲未亡人十有八年今命止此得全歸以從先帝於地
下足矣允惟國家重事存沒在念皇帝聰明孝敬仁厚
剛果爾内外文武群臣亘盡誠輔導夫天下者祖宗之
天下軍民者祖宗之軍民惟愛人爲保國之本惟施仁
爲愛人之道爾群臣咸佐皇帝惇行仁政各秉廉公忠

誠勤慎不懈庶幾克濟宮中大小庶務悉奏皇太后而行諸后妃家並須遵奉皇祖訓戒不許干預國政吾素無德及下身没之後喪服悉遵仁宗皇帝遺詔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哭臨三日即止君臣皆同不可故違皇帝宜念萬幾之重群臣當共慰勉毋得過哀成服三日後即聽政天地宗廟社稷之祭不可以卑廢尊及百神之祀皆循常制勿停宗室諸王藩屏為重毋輒離本國但遣人進香不必送葬在外大小文武衙門並免進香中外臣民之家勿禁音樂嫁娶悉遵行之毋違尊謚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啟聖太皇太后〇初宣廟崩張太后即命將宮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皆罷

去裁禁中官不許差遣有詔片事皆必白于太后然後施行委用三楊政在臺閣太監王振雖欲專而不敢也毎數日太后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即以帖開某日中官某以幾事來議如此施行太后乃以所白驗之或王振自斷不付閣下議者必召振責之正統數年天下休息皆張太后之力人謂女中堯舜信矣

雲南思任發復反以定西侯蔣貴爲總兵官靖遠伯王驥提督軍務討之

思任發自緬甸復反仍以驥督軍務發卒轉餉三十萬人討思任發貴等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

詐黨惡匿思任發不遣貴等促兵攻緬破思任發遁去乃華麓川宣慰司設隴川宣慰于隴把遂班師加貴驥谷歲祿三百石驥復議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令蔣貴總之以俟麓川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按李賢曰麓川初叛適王振操柄欲逞其忿楊士奇等議謂遠夷不足較且爲耕守計振不從與兵部謀王驥阿振意遂興兵驥督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窮其巢穴而思任發不可得焚寨而還殺無辜十數萬且以爲功封靖遠伯以次陞者萬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前東南騷擾軍民疲弊殆不可言復窮其所思任發又不可得而還賞功陞秩復倍於前麓川不如中國一

大縣縱得其地與人有何利益而連歲興兵軍需所費與夫陞秩之俸各萬萬不可勝計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貽害生民人以縣爲功之首其實罪之魁也○翰林侍講劉球疏云臣聞王者之師不嗜忿於一快必慮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也今者中外大臣議欲益兵十二萬於雲南邊境以俟麓川殘寇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攻之臣竊以爲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蹴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途險塞又有瘴毒之患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數千里而至彼疲困不堪飲食不充水土不習疾病存生又驟與敵遇故未

攻鋒而剛猛敢鬬之氣十已消其七八兼以將帥不和
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彼
險遠如故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
隘而衆莫容是皆兵法所忌況寇以逸待勞窺測形勢
得便則出抗王師失利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若
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爲不可夫兵凶器未宜輕動
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
必致水旱蝗蟲之災其爲患如此況可輕動以嘗之乎
若暴露十二萬衆於萬里之外以冀小醜之降是輕動
兵而嘗寇也又兵法有曰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是言糧
餉不可不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

石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饑色耶故臣謂其徒欲騁忿而非萬全慮也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棄尉佗寇邊之怨先帝釋黎利叛逆之誅率用是道以致中國寧而四夷安其所臣竊以麓川本鳥言獸心之夷雖不來歸不足爲國恥何足與較勝負哉雖弘天地之心置之度外不爲失也必欲懲之則宜忍一朝之忿以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臣如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操之兵或益以附近萬餘分屯沿邊地方厚其糧賞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木邦車里諸夷以爲外

援倭寇出沒即加勦攘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則三二年後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嚮道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官使明知聖意欲暫息兵休民將圖後舉是雖不能速於成功亦必不致敗事伏望皇上憫臣愚昧察臣所言如果無害於事有益於國可便於民則請罷益兵之議行屯田之令仍勑所司選將命官各務得人授用給賞必存至公毋應故事而已

是年建文帝還居京師寺中

建文帝出滇南至廣西一日在某寺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趺足坐地自稱朱允炆曰胡濙名訪張僊僊爲我也衆聞之悚然

聞於朝乘傳之京師有司請以王禮見此至上遣內豎往視咸不識建文帝曰固知爾曹安得及事我耶吳誠在無象以白上命誠往見誠亦遲疑建文帝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懸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箸挾一臠賜汝汝兩手皆有托持不能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啣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反命言信也已命迎入大內養某寺中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程濟隨至京莫知所終云建文帝嘗賦詩曰流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或曰帝頂

顱偏頗高皇知其不終嘗匣髡緇之具戒之曰必嬰大難乃發此以故遂爲僧去又曰帝性聰敏能爲詩高皇命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裡蛟龍不敢吞曰必免於難又嘗賦金陵詩曰閒日來與看晚晴忽忽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黄屋寄雲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

賜分贍族姻屬繼之日室無百緡後贈太保謚忠宣以襄城伯李隆提督京營豐城侯李彬守備南京〇二月行在翰林侍讀學士馬愉侍講曹鼐並直文淵閣

先是王振謂楊士奇等曰朝廷事虧三楊先生然三公亦高年倦勤矣其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第擢用士奇以榮當日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立彼豈自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四人竟是我輩人當畄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夏四月立存積常股鹽法○秋七月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展墓還京卒于武林驛

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旨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請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贍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以展墓還至武林卒贈太師謚文敏○自太祖相傳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暇食惟欲達四聰以來天下之言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楊士奇等慮聖體易倦因創權制每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詣閣下豫以各事處分陳上遇奏止依所東傳旨而

有陰誅天道顯明其可忽乎。其可遠乎。

太監王振繫大理寺少卿薛瑄于獄論死

瑄爲山東提學僉事。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爲大臣者皆薦瑄。召爲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去見振。瑄正色曰。安有受官公朝而拜恩私門乎。振聞憾瑄。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瑄辯其冤。三駁。臺官諂事振。又出庇御史。劾瑄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死。竟坐瑄死。繫獄。瑄怡然讀易不輟。得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

封元臣宋儒吳澄爲臨川郡公。從祀孔子廟庭

從楊士奇之議也孔門之教以倫爲重國家祀典取其有益於風教者吳澄忘宋事元無君臣之倫而爲風教之玷者也楊士奇以鄉里之私敢於欺君罔聖如此。

立皇后錢氏〇瓦剌順寧王脫歡死

脫歡之子曰也先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強盛也先又以其子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馬得賜金帛無算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遂桀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人變詐出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人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通事人謾曰爲若奏皇帝皇帝許爾矣也先大喜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

名右都御史陳鎰還掌院事命左都御史王文巡撫陝西○五月陞王翺爲副都御史仍撫遼東提督軍務○畿内旱蝗○六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太監王振殺翰林侍講劉球

張太后崩太監王振遂無忌憚作大第于皇城又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撰碑始弄威福是年雷震奉天殿鴟吻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雨暘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違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臣願皇上以古聖哲之心爲心

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居宮苑之時少所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篤盡精一之功推極修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無不順矣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己出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當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綱有歸而政惟一矣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有正人君子為之親信以贊其治而燕其明今

內外之臣不能無賢不肖惟皇上察之於己詢之於人賢而親之不肖卽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四曰選禮臣以隆祀典今之太常卽古之秩宗必得貞淸端重明習禮典儒臣爲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爲之庶祀典克修五曰嚴考覈以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遣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永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備以故吏無善政民多失業至

於軍衛之臣爲害尤酷誠宜選擇公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俱得考察其果奸墨無狀具實黜退若有廉能仁恕治行過人亦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修舉六曰愼刑罰以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所謂予曰辟爾惟不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蓋恐狥喜怒有所輕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勑者減重爲輕加輕爲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合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以爲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則又非古法且使貪者

倖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罪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七曰罷營作以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乖故春秋於勞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爲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國家赤子賴之禦暴而赴闕豈宜獨役而不加恤況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工庶人力得蘇八曰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二薄征其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准減亦徒事虛文民不得受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不失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

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匈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興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西侯蔣貴總之，以事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果信，縛寇以歸，不過獻諸廷，磔諸市，梟諸通道而已。然彼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減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虞，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窮寇，而驅十餘萬

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況寇子思機發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若勅靖遠伯王驥遣人往諭禍福不煩動衆若此寇只斬寇首來獻即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所侵之地與各寨新附之衆掌之許以小職仍居麓川則兵不勞而此方可自此寧息望以為日召還蔣貴并止四川湖廣貴州之兵用紓億萬生靈之命十曰修武備以防外患夫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北虜比年入貢然遣來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衆長驅入寇為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閑暇之時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

邊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廠及服役私家軍上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鹽之利。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以昭格上天致太平之慶者。伏惟聖明裁之。王振怒球言總權綱爲詆已也欲置球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乞爲太常卿事神下詔獄。而球疏中第四事偶言太常官必得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球矣。遂酷考璘。誣服球爲畫此疏者。矯旨逮球。當朝捽球去。球不知何坐。大呼死訴太祖太宗。縛球至錦衣獄中。斧鑕暴下。支解其體。備極慘毒。球瑰附馬順子。數順之罪。順不自安。命緇流誦經度之由

是廷臣微譏諷見斥滿兵部尚書徐㬢工部侍郎王佐憸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効勤極盡諂媚之態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甚恭之一日問佑曰王侍郎爾何無鬚佑對翁父無鬚兒子豈敢有鬚聞巷聞之傳笑蔣當言於衆吾輩不進見致禮者必且得禍衆聞之皆具金銀進見初惟府部院寺大臣後百執事及在外郡邑庶職無不進有輒致千餘金者遂以為常矣一夕召自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橫行詣門遥見都御史陳鎰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為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蔣遇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

遼東地圖言異蔣遽趨出是圖乃太宗朝所畫以藏兵科後來圖籍厝壓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之幾死取圖欲發極邊充軍振之作威如此

秋七月大監王振枷國子監祭酒李時勉于監門尋釋之

時勉爲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然興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其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爲文以祭之王振怒其待儒禮簡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衆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亦可謂明哲保身矣

八月致仕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胡儼卒○九

月倭寇浙東按察僉事陶成整飭海道率兵平之○冬十月徙封鄭靖王於懷慶○十一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故后靜慈僊師胡氏卒

甲子九年春正月新建太學成帝視學謁先師○三月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晚年。昵愛其子。莫知其惡。最爲敗德。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曰某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稷於是得書。反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撓其所行。以此誣之。上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毀譽子之善者。即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

連奏其不善狀。朝廷猶不忍加之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爲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有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至是士奇卒。乃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文貞爲本朝相臣巨擘。列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昔王文正以張師德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文貞必以造門者舉之甚至人衆所知。自以爲不知。知而沮之。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彥博以唐介攻己。被謫再三。申救後卒舉用。文貞以攻已者爲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直文淵閣○大旱遣官禱于
岳鎮海瀆○五月命刑部右侍郎楊寧叅贊雲南軍務○
秋七月兀良哈三衛犯邊命成國公朱勇興安伯徐亨都
督馬諒陳懷分道出塞擊敗之○加朱勇太保進徐亨伯
爵為侯封馬諒為招遠伯陳懷為平鄉伯○閏七月勅天
下修葺應祀壇廟○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乙丑十年春三月賜進士商輅等一百三十人及第出身
有差○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進內閣學士吏部
左侍郎陳循戶部右侍郎馬愉禮部右侍郎以苗衷為兵
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高穀為工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並直文淵閣○以錢習禮為禮部右侍郎○十二月命刑

部右侍郎薛希璉巡撫保定等十二郡

丙寅十一年春正月始於各省皆以內臣鎮守

洪武中。內官僅能識字。不知義理。永樂中。始令吏部聽選教官入內閣教書。正統初。王振於內府開設書堂選翰林檢討正字等官。入教內官始多聰慧知文義者自王振竊弄威權。干預外政。於是各省鎮守。并督管掌兵及經理內外倉場。與提督營造珠池銀礦市舶織染等事。無處無之。永樂年間。差內官到五府六部稟事。內官俱離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下馬傍立。自後呼喚府部。如呼所屬公侯駙馬伯。路遇內官。反迴避之矣。

三月河南山西巡撫侍郎于謙降大理寺左少卿尋復巡撫

于謙在梁晉間年久上章舉參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太監王振用事于謙素無餽奉振遂嗾言官劾其擅舉自代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之民聞之赴闕乞留復命巡撫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倭寇浙西○秋七月少師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先是太皇太后張氏聽政三楊士奇榮溥居輔弼凡朝廷大事皆自閣下處分數年間政治清明爲本朝之極盛王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與之言振必立受自張

太后崩。楊榮繼卒。士奇以子稷堅臥不出。溥惟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樹。于是內閣之柄悉爲王振所攫。生殺予奪。盡在其手矣。三楊。士奇爲西楊。榮爲東楊。溥爲南楊。是年溥卒。贈太師。謚文定

八月作晷影堂○吏部尚書王直侍郎趙新曹義掌光祿寺事戶部侍郎奈亨下獄。禮部侍郎錢習禮署吏部事○九月以鄺埜爲兵部尚書○冬十月閱武近郊○十一月命京營總兵襄城伯李隆師巡邊○十二月召楊寧還命禮部侍郎侯璡參贊雲南軍務

丁卯十二年春二月國子監祭酒李時勉致仕。以蕭鎡爲國子祭酒○河南山西巡撫于謙丁父憂。尋命起復。以爲

部右侍郎協理部事○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參將守備全

亨渭父巖寬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之善騎射有膂略提大刀輪舞如飛每從征挺刃當先輒立奇功累陞都指揮使姪彪亦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鎮撫是年亨陞都督僉事為大同左參將守萬全彪亦陞指揮使從亨參謀

夏五月陞王翺右都御史仍提督遼東軍務○六月禮部右侍郎錢習禮致仕○秋七月河決張秋潰沙灣入海尋決滎澤入淮命工部尚書石璞治之○八月朔日有食之○九月內閣馬愉卒○冬十月浙江處州賊葉宗留反命

僉都御史張楷討之○太監王振逮霸州知州張需下獄謫戍

霸州民多游食。需教之種粟麥桑棗。令紡績畜雞豚。民皆勤力。不一年。生理日滋。畿內蝗作。捕之有法。吏部侍郎魏驥巡視至其地。異之。以其法下諸州縣。人皆便之有牧馬者。生事擾民。需笞之。其領牧者。諸於王振。遂捕需下獄。笞箠幾死。謫戍邊城。

南京右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並下獄

銓先督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寘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且而言。日晏不輟。御史范霖楊永等不能堪。乃合疏言銓不法事。詔徵銓詣獄

銓亦訐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忿得心疾死於是
諸御史或降或謫而聶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亦忿
死獄中張以恤刑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戊辰十三年春二月朔日有食之○三月賜進士彭時等
一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
彭時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隱几不寐竟失朝糾儀
御史奏令錦衣衛挐禮書胡濙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
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
夏四月福建寧化賊鄧茂七反遣總兵劉聚副總兵陳榮
帥師僉都御史張楷監軍事討之
鄧茂七建昌人初名鄧雲豪俠為衆所推因殺人官捕

之逃入福建寧化縣陳正景家改名茂七聚衆集會厰
指殺人縣官捕之遂拒捕率黨刼上杭攻汀州據杉關
攻光澤縣大掠順流而下攻邵武府掠其庫藏數日至
順昌縣時福建參政宋彰交趾人與中官多故舊侵漁
以萬計餽送王振遂壓左布政使抵任計營所貲驗戶
歛之貧乏不堪者苦爲所迫於是尤溪爐主蔣福成嘯
集居民刼取聚落旬日至數萬人遂襲尤溪據縣治與
茂七聲援相聞進刦沙縣將攻延平巡按福建御史汪
澄至延平聞賊勢已熾卽回會省刷卷御史張海在延
平被圍海躬撫諭之賊退海以狀聞朝命御史丁宣發
賊事宣發牌招茂七茂七笑曰吾從尤溪取延平據建

寧慈二關之入傳檄以下八閩誰敢窺焉遂殺循牌使
者擄王臺立總甲里長殺張都司其勢益熾
命侍郎薛希璉巡撫福建提督軍務○六月命侍郎楊寧
巡撫江西○秋七月以都督徐恭為總兵官工部尚書石
璞提督軍務討浙江賊葉宗留○八月以魏驥為南京吏
部尚書王英為南京禮部尚書○九月命侍郎孫原貞鎮
守浙江都御史軒輗為巡撫○冬十月雲南思機發叛以
靖遠伯王驥總督軍務都督宮聚為總兵官張凱田禮為
副總兵帥師討之
時麓川思任發餘孽思機發復擄孟養叛仍命驥督軍
務宮聚總兵張田禮副之調漢夷兵十三萬以行十月

抵金沙江賊堅柵西岸以拒。驥作浮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衆據鬼哭山及芒崖山等寨。皆攻拔之。思機發遁莫知所在。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詔增驥祿百石。

封都督楊洪爲昌平伯。充總兵官。鎮守宣府

洪以漢中百戶。調開平累功陞都指揮。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於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斬首功二百。封昌平伯充總兵官鎮守宣府。虜畏之。呼爲楊王

十一月兵部侍郎于謙丁母憂。仍命起復理部事〇福建賊鄧茂七遣別將陳敬德吳都總等。由德化永春安溪寇泉郡。知府熊尚初逆戰于五陵坡。兵敗被執。不屈死之〇

副總兵陳榮進兵攻鄧茂七戰敗死之○命御史柴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

朝廷慮葉宗留與閩賊合命御史柴英與中官分守閩浙要地英移檄諭脅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賊首周明松等數人械于慶元謀報賊衆三萬來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英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市賊聞之遁去

己巳十四年春正月朔頒己巳大統曆于百官

岳正論曰己巳大統曆書二至之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予怪其故遂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夫天行最徤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

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後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以曆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曆也者。毋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與。夫曆者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撡之。能無揺其本乎。後果有土木之變。

以寧陽侯陳懋爲征夷將軍。保定侯梁珤平江伯陳豫爲

副總兵。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太監曹吉祥監督軍務。

帥師討鄧茂七〇鄧茂七寇建寧。掌府事參政張瑛戰敗

死之〇二月鄧茂七復攻延平。總兵劉聚禦之。茂七中流

矢死。張楷還兵仍討浙賊。金濂陳懋留鎭福建。逮巡按御

史柴文顯汪澄下獄。誅之

福建鄧茂七反。凡三司官之親臨。皆得貸死。惟前後巡

按御史柴文顯汪澄二人。俱被極刑。葢因王振當權所

惡者御史之官。故盡殺之。斯豈法之正乎

虜也先冦大同

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作三千人。王振怒其詐也

減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寇大同

貴州苗反總督軍務兵部侍郎侯璡副總兵都督方瑛率兵討之

彭韶曰先是麓川之役朝議皆以爲不可獨王振與王驥主之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暨秋萬數而東西終逝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於是貴州東路閉矣驥與都督宮聚張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避泣隙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軏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餓死者大半而東南因之騷動驥輩不得辭其責矣惜哉昔唐天寶之盛而有事雲南今我正統之盛亦以麓寇爲意世

道亦隨之機毋乃有數存焉吾於是不能無感

周忱陞戶部尚書仍巡撫○三月以監察御史韓雍爲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雍先巡按江西有聲吏民奏留再巡一年回京遂有是擢時年幾二十八

夏四月平蠻將軍靖遠伯王驥擒苗虫富檻送京師伏誅尋召驥還○五月以侍讀學士張益直文淵閣○湖廣苗反以保定伯梁瑤爲平蠻將軍右都御史王來總督軍務率兵討之○總兵徐恭進兵攻葉宗留敗績三司官沈璘耿定王晟皆殁○六月丙辰南京謹身華蓋奉天三殿災○致仕大學士黄淮卒○張楷招撫浙賊班師

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乘間條出。徐恭戰旣敗績。莫能爲計。按察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竦動。遂率其黨出降。惟陶得三。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張楷仍招降之。楷遂班師

秋七月熒惑入南斗

時侍講徐珵。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久之不退舍。曰禍不遠矣。遂命其妻孥南歸

也先大舉入寇。太監王振强帝親征。遂北狩

是年春。也先遣二千人。詐稱三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莫之知。答詔無許壻意。王振怒也先詐報人數。減

其賞賜幷所酬馬價也先媿忿。秋七月八日。大舉入寇
塞外城堡。所至陷沒。邊報日至。乃遣駙馬都尉井源等
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旣行。太監王振勸上親
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勇。率師以從。戶
部尚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扈行。吏
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伏闕懇留。不允。十七日。命太
監金瑛。輔郕王居守。每日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
遂偕王振及官軍五十餘萬人。至龍虎臺。札營。方一鼓
卽虛驚。衆以爲不祥。明日出居庸關。鄺埜請回鑾。王振
矯旨。令與王佐隨老營。至懷安。埜墜馬幾殆。及雲中。王
佐竟日跪伏草中。請還。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

示警不可復前若有蹉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於是井源等報敗踵至會暮復有黑雲如繖罩營雷雨大作王振惡之頃之又聞前軍西寧侯朱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守大同中官郭敬乃密言於振其勢决不可行振始有回意大同總兵郭登告學士曹鼐等車駕入宜從紫荊關庶保無虞王振不聽還至狼山虜追且及遣朱勇等率三萬騎禦之勇無謀進軍鷂兒嶺虜於山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欲入保懷來以王振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之鄺埜再上

章請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又請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爲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遂駐土木有無水泉又當虜衝次日欲行虜已逼不敢動是爲八月十四也人馬不飲水已二日飢渴之極時楊洪總兵在宣府或勸洪急以兵衝虜圍駕可突出竟閉城不出十五日虜遣使持書來以求和爲言遂召曹鼐草勑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去振急傳令移營踰塹而行迴旋之間行伍已亂爭先奔逸勢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斫我軍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皆蹈藉死者蔽野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上與親兵突圍不

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没者英國公張輔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飢渴得達關上虜掠我輜重惟取金銀珠寳貴細者太監喜寧本胡種也遂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十六日上在虜營惟校尉袁彬隨侍答應着彬寫書着差人回京奏討珍珠蟒龍段金銀等物以賞也先着人隨至宣府城下不敢開門縋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二鼓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語愁嘆驚懼出紫陌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汚狼藉然尚未知上所在也是日皇太后遂遣使賫金珠玉交龍段疋等駝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車

駕不報○上之蒙塵迎王振滔天之罪也鄺埜職司戎政曹鼐平章宥密不能力沮以死諍於朝徒自捐軀草野豈所謂以死勤事者耶

八月己巳太后命郕王攝總國事○癸酉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

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勅諭皇帝率六軍親征已命郕王臨百官然國家庶務不可久曠今特勅郕王暫總其事爾各衙門大小事務其悉啟郕王聽令毋致怠違衆疑行且郎氣數日內外洶洶不自保皇太后乃復詔天下曰邇因虜寇犯邊毒害生靈皇帝恐禍延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師往正其罪以安國家不意被留虜庭尚念神

民不可無主。茲於皇庶子三人之中。選其賢而長者。見深立爲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嗚呼。國家必有君。而社稷爲之安。君必有儲。而臣民有所仰。布告天下。咸使聞之。○是詔也。國儲已定。神民已有主矣。詔命郕王爲輔而已。當時文武群臣。惟與郕王同心同力。夾輔圖維。爲討虜迎駕之計可也。乃不逾月。遂違詔命。勸進於郕王。而廢皇太子爲沂王。何其忘君父之難。而急於富貴之圖如此也。

廷誅錦衣衛指揮馬順。籍王振家。滅其族

八月二十三日。郕王臨午門左門。言官大臣。次第宣讀彈劾王振啟章。言振傾危宗社。今在虜中。爲虜所用。罪

當滅族郕王諭以自有處置焉衆心稍慰哭猶不已郕府長史儀銘遂踪免冠言之衆皆免冠長號而令中官翁振等亡黨馬順猶回護之當闕揚言衆怒曰此正奸黨也給事中王竑捽順頭請誅郕王起入內使闔門閣衆爭毆順蹴踏捽裂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韡擊出眼血流閣門前時上直官軍候左掖門譁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二人少頃校尉捽出亦擊殺之曳三尸陳於東安門蓋王毛二人本王振黨適嚴門禁日事鞭笞官軍怨之故及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室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萬疋執振

姪錦衣衛指揮王山斷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爲錦衣衛指揮。從駕歿于虜。林尤凶悍。姬妾百數。并籍振黨彭得清內使陳宣等家。○言官職司諫諍。于謙協掌兵戎方六師將出之時。與振威勢無能力沮。歿諫。今事敗勢沮而後彈劾。雖奸黨罪惡不容不正。然於大事已無及矣。

遣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參將石亨繫錦衣獄○太后以于謙爲兵部尚書（鄺埜沒於土木謙以本部陞用）○帝出塞

聖駕十七日夜渡宣府河。袁彬控馬渡訖。也先謀爲布囊。欲盛朝廷。使群騎蹂躪。忽一雷擊歿也先所乘馬。其謀乃沮。又夜令人行刺。刺者見一大蟒蛇。遶護御帳外。

畏怖而去。群胡皆曰。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

伯顏帖木兒。呼也先曰。那顏（華言猶大人也）只欲留萬世美名。

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必傷

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

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

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美名乎。衆皆

曰者。胡語云者。然辭也。於是也先赴帳房。叩頭致敬。奉

帝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以賄至。卽歸聖駕。郭登守大

同。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

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

尉袁彬隨侍。以頭觸門大叫。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中

孫祥。知府霍宣同出見。獻蟒龍袍。帝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帝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飢。可令割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帝酢酒。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旣獻虜不應。二十三日遂去。過貓兒庄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上入營坐。也先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宴。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帝酒。歌舞以爲娛。遂奉帝居于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帝亦如也先禮。帝在營。聖敬無斁。虜以女入侍。不受。虜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乘輿所止。穹廬雪不凝。虜異之。征

覘天容穆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嘆効順益篤伯顏
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每七日獻馬二人
每出獵則又以所獲野馬黄牛之數來獻
廣賊黄蕭養攻廣州副總兵王清戰歿
黄蕭養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
盜在郡獄中踰年所卧竹牀皮忽青漸生竹葉同禁江
西一商人謂曰此祥瑞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
桶中破肘鐐越獄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遁入海
中嘯聚群盜旬日間至萬餘人遂攻圍郡城官軍禦之
輒爲所敗乃制雲梯呂公車衝城幾破王清自高州引
兵赴援至沙角尾舟膠淺水有小艇載柴及鹽魚者夲

迸若避賊狀官軍問蕭養所在言未脫口伏兵出柴中擒王清盡殲其軍賊擁清至城下使諭衆開降清罵賊遇害而死蕭養遂僭稱東陽王據五羊驛爲行宮授僞官者百餘人

以金濂爲戶部尚書○九月帝在迤北○癸未郕王即皇帝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

時郕王輔國政于謙典戎政未嘗一語籌畫爲討虜迎駕之圖惟即眞之議日急乃爲皇太后旨以太監金英口傳之謂皇太子幼冲未能遽理萬機郕王年長宜嗣大統又爲英宗旨謂有使自虜庭還口傳之曰宗社之禮不可以曠郕王長且賢其令繼統奉宗祀於是于謙

等率衆勸進有司擇日行禮遂以九月六日郕王即皇
帝位改明年元爲景泰遥上英宗尊號曰太上皇帝
進内閣陳循戶部尚書高穀工部尚書以侍講商輅修撰
彭時入直文淵閣○以郕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
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寺卿審
理副俞僴爲僉都御史○出楊洪石亨于獄中總京營兵
○以兵部郎中羅通守居庸關給事中孫祥守紫荆關並
授僉都御史○起薛瑄爲大理寺丞分守北門○冬十月
上皇在迤北○也先遣使來議和不許遂寇大同破紫荆
關都御史孫祥走死
是月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王虜營起居上皇也先

亦遣使來議和還車駕廷議遣使約和奉迎上皇時王文厲聲曰孰謂虜可和彼不索金幣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謙知景帝意不欲議和迎駕徐曰防變方略我與總戎責也俄而旅退惟賜也先金銀綵幣使去數日喜寧教也先犯京師可以挾索寶貨又紿上皇欲送還京虜遂奉駕入塞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破紫荆關殺指揮韓清等都御史孫祥走死也先犯京師焚長陵獻景陵殿寢祭器遂大剽掠于謙石亨孫鏜等禦却之

虜近京赦交阯敗績論死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陞鴻臚寺卿楊善為副都御史協守京城太監興安問王通計

將何如通以挑築京師外城濠爲對與安鄙之侍講徐珵方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召珵問計珵泣曰驗之星象稽之曆數天命已去請幸南京英怫然不悅宣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遷都爲言者上命必誅之于謙亦上疏請斬議遷都之人衆心稍定也先奉上皇居土城廟虜騎掠西北關外于謙石亨分營城北都督孫鏜營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軍事尚寶司丞夏瑄陳策請召邊兵入捍京城內外夾攻乃召宣府遼東各邊精兵赴援虜連日攻城石亨等兵與戰殺傷相當也先遣使索大臣王直胡濙于謙出迎駕衆莫敢出乃以通政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

爲鴻臚寺卿。出朝上皇於土城廟。也先伯顏帖木兒環甲持弓矢侍上皇。復等見上皇進書勑。上皇視漢字書。虜視番字勑。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王直胡濙于謙石亨楊善來。上皇諭復榮曰。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辭歸。虜益四面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散掠下邑。于謙督軍出德勝門與戰。發大砲擊虜。死者無數。石亨遂統兵出安定門。挺刃單馬。進殺數十人。石彪持斧率兵從之。諸軍懽呼踴躍。聲振天地。虜却而西。亨追戰城西。虜復却而南。亨會彪率精兵千人。誘虜南至彰義門。虜見彪兵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虜大潰南奔。復追至清風店。又大捷。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外

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呼門求入時給事中程信監軍西城急疏言鏜小失利即開門納鏜虜益振人心益危宜趣鏜戰必效死力上立詔勿納鏜虜逼城鏜兵亦附城戰信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銃礮佐鏜虜退鏜與楊洪范廣逐虜至固安又大捷程信遂請勅石亨于謙移營關廂外禦虜陳循又請下勅數道諭回達畨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也先疑懼而邊兵入援亦稍至是月既望也先出居庸關伯顏帖木兒奉上皇出紫荆楊洪石彪仍帥兵擊零虜未去者陳循請留邊兵守京師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

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如陵寢郊壇社稷田里生靈何忍宜固守宣府居庸爲便

命副都御史沈固鎮守大同尚書石璞鎮守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守居庸副都御史羅通鎮守山西副都御史朱鑑鎮守鴈門都督王通守天壽山平江侯陳豫守臨清副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城東軍務

羅通先守居庸禦虜有功召入參贊軍務理院事上疏乞勑石亭楊洪各率精銳馬步官軍亨自紫荆出大同洪自居庸出宣府沿途巡哨提督軍務堵塞關口修理墻柞勦除賊寇防護耕種又言邊軍妄報首功虛張虜

勢。德勝之戰。近在都城。斬虜幾何。乃陞六萬六千有餘。又言腰玉珥貂者。皆苟全性命。忌能憎言。于謙不喜。亦上言德勝當先。一萬九千八百八十人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人陞二級。餘皆給賞而已。且乞罷兵柄。五府部院翰林科道議乞留謙。亦言通志在滅賊。爲國計無他。謙等宜同心協力。勿互猜疑。於是于謙上言。外軍民連歲被兵。不能種藝。恐虜寇野無所掠。擁衆以迯爲名。突至太原。則山西搖動。而河南淮甸之間亦可憂矣。宜選有謀略文職大臣。往鎭山西。上命通往。○先是都給事中葉盛亦嘗言德勝之捷。虛張功次。與羅通言同。

以何文淵爲吏部尚書○以周忱爲工部尚書仍巡撫○命兵部侍郎侯璡總督軍務都督方瑛爲副總兵討貴州苗○以都察院歷事舉人練綱爲監察御史○十一月上皇在迤北○論禦虜功以石亨爲第一封武清侯楊洪進昌平侯加于謙少保總督軍務陞石彪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叅將。

時侍講劉定之條陳十事其八曰賞罰言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由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

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旣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旣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亦與羅通言同○按李賢曰楊洪起行伍生長邊陲用詭道以立邊功歷陞將帥善於刼營虜人畏之然自宣德以來胡人與中國和好厚往薄來未嘗大舉入寇其有擾邊者不過朶顏之類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此得立邊功大抵用譎取之及也先大舉入寇洪在宣府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在後銜之必無是敗及胡人奉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將視君父之難略不爲急所存可知矣後召至京師適虜

寇猖獗。人心驚疑。念以舊將。遂進侯爵。亦終不能大挫賊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一時之巨擘云。嗚呼。由此觀之。要亦非忠勇之將也。

命寧陽侯陳懋尚書金濂討福建賊鄧伯孫。平之

先是懋等受命南征。至建寧。鄧茂七已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於是擒斬而降者相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尤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鬭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諜者傳致之伯孫。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俘伯

一孫訛挑乃分兵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

以都督董興爲總兵官兵部侍郎孟鑑贊理軍務討廣賊黄蕭養○命僉都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也先遣使索大臣迎車駕○十二月上皇在迤北○虜寇遼東都御史王翱禦却之○虜寇甘州都御史馬昂禦却之

喜寧誘虜奉車駕至甘州欲入陝西直趨南京而脫脫不花方寇遼東不樂出寧夏入陝西故不果南行

尊皇太后孫氏爲上聖皇太后母吳氏爲皇太后立妃汪氏爲皇后○冊上皇宮嬪周氏爲貴妃即皇太子生母也○都御史張楷下獄放歸田

葉宗留之亂浙江三司官皆歿而楷但以撫賊班師賊

復爲亂故罷楷

命副都御史耿九疇清理兩淮鹽政

九疇先以禮科給事中出爲運司同知節儉嚴肅無毫髮私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丁内艱竈場數千人詣闕乞留陞都轉運使嘗坐水旁有童子曰水清不若使君清已而被誣逮下獄得釋至是陞副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初令京府寄牧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等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末京師有警乃選取以備軍資養於順天府近京屬縣謂之寄養

騎操。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遂為故事。每歲舉生陪補之法。殆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一否臺免糧差。而陪補受累尤多。北方民力疲敝。此其大端也。

昭代典則卷之十五